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Reading Guide Edition

(1847—1859卷)



简·爱

名利场

白鲸

包法利夫人

奥勃洛摩夫

华夏出版社

世界经典 百年阅读

毕淑敏、史铁生、张抗抗、刘恒、
石钟山、叶辛、李功达等三十余位著名
作家亲笔缩写并联袂力荐

帮助读者以最短的时间
最便捷的渠道
最有效的方式
最高的效率

研习最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

ISBN 978-7-5080-5247-2



9 787508 052472 >

定价：39.80元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Reading Guide Edition

(1847—1859卷)

简·爱

名利场

白鲸

包法利夫人

(奥勃洛摩夫)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名家导读版. 1847~1859 卷/肖复兴等缩写.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80-5247-2

I. 外…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外国-现代-缩写本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1816 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20×1030 1/16 开

印 张:32.75

字 数:737千字

定 价:3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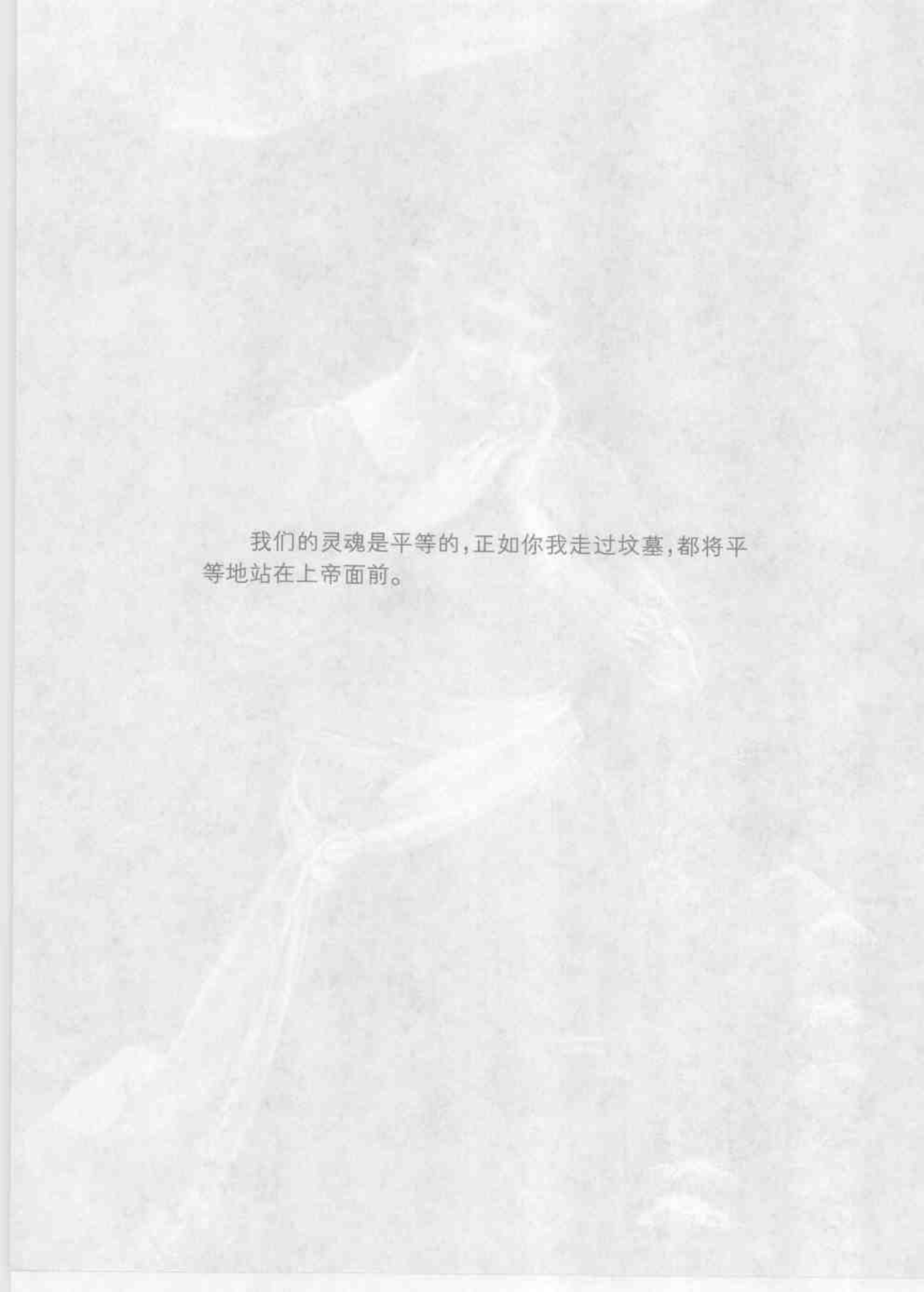
简·爱	1
名利场	109
白鲸	223
包法利夫人	323
奥勃洛摩夫	403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凌 力 缩写





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正如你我走过坟墓,都将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导读链接

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816年4月21日。她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沃斯的一个圣公会的穷牧师,她的母亲生了六个孩子,夏洛蒂是第三个女儿。

她五岁的时候,母亲因肺癌去世。她和她的姐妹们不得不在慈善学校度过童年。两个姐姐先后在学校因病去世。她和妹妹只好又回到家里,在穷困中生活,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并都当过待遇菲薄的教师和家庭教师。

但她和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及安妮·勃朗特从小都喜爱写作,曾经自费出版诗集,可惜未获成功。

1847年10月,夏洛蒂的《简·爱》出版,立刻引起轰动;12月,爱米丽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同时出版,也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幸的是,她们的兄弟布兰韦尔于次年去世,随后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爱米丽和安妮也相继因肺病去世了。

此后,夏洛蒂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完成了《谢利》(1849年)、《维莱特》(1853年)及部分《爱玛》。1855年结婚,婚后数月怀孕,期间染病逝世,终年三十九岁。

《简·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简·爱是个孤儿。由于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地位,她自幼饱受虐待和歧视,养成了反抗不合理社会习俗的坚强性格。从慈善学校毕业后,她到地主罗契斯特的庄园任家庭教师。她的自尊、自爱、自信和才智赢得人们的敬爱,在逐渐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她与罗契斯特平等地相爱了。但在婚礼的当天早晨,简·爱发现罗契斯特已有妻子,就是藏在楼上的疯女人。他坚持人格的尊严,毅然离开了罗契斯特,经历了流浪的辛酸生活,在一个乡村学校找到了教书的工作。后来,简·爱得知那个疯女人放火烧屋,罗契斯特救她未成反被烧伤,而且双目失明,她又不顾一切地回到罗契斯特身边,与他成婚,终身相守。



简·爱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努力争取自由和平等,不畏艰险,坚贞不屈,闪耀着性格的灿烂光辉,所以成为后世读者长念不忘的人物。小说的情节曲折动人,带有传奇色彩,有时还显得神秘,这不仅使小说富有吸引力,而且更增加了作品对读者的震撼。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著,吴光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第一卷 忧患中的生命

1 红房子

午饭以后,冬季的凛冽寒风带来了阴云密雨,使我们不能到户外去活动。这倒使我感到高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长距离的散步,特别是在寒冷的下午。在暮色苍茫中走回家,对我来说实在很可怕——手指和脚趾都会冻僵,还得受保姆贝西的责骂,同时感到自己单薄的身子与约翰、伊利莎和乔治安娜相比是多么软弱无力、低人一等,我心里就会充满忧伤。

约翰、伊利莎和乔治安娜此刻正在盖茨海德庄园他们家的客厅里,围坐在他们的母亲里德太太身旁。妈妈躺在火炉边的沙发上,心爱的儿女此刻不吵架也不哭闹,她显得十分幸福。她已经把我从她的孩子中间赶了出来。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我不认真培养起更随和、更讨人喜欢的性格,她是不会让我享受那些只有知足快乐的孩子才能享受到的乐趣的。

“可我做了什么坏事?”我问。

“简,我不喜欢质问和顶嘴!小孩子这样打断长辈的话,实在可怕!一边去坐着,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开口。”

客厅隔壁有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了进去,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有许多图画的书,便爬上窗台,把脚缩上来,盘腿坐定,再把大红窗幔放下,我就非常隐蔽了。

书中的每一幅图画讲述一个故事,在我还不成熟的理解力看来,他们神秘而又有趣。有这本书搁在膝头上,我真感到快活。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有人来打扰,打扰偏偏来得太快了。

约翰的声音在喊我,接着他站在了门口:“她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利齐,乔琪!”他大声呼唤他的两个姐妹,“简不在这里。告诉妈妈,她跑外面淋雨去了——该死的畜牲!”

“幸亏我把窗幔放下了。”我想,满心希望他不会发现我躲藏的地方。可是伊利莎从门口伸进头来,马上就说:“她在窗台上呢,没错儿,约翰。”

我立即走出来,因为一想到约翰会把我拖出来,我就浑身发抖。

“你要做什么?”我胆怯地问。

“你得说:‘您要做什么,里德大少爷?’”他回答说,“我要你上这儿来。”他在一张扶手



椅上坐下,做了个手势,要我过去站在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比我大四岁。就他这年岁而言,长得又大又胖。他面目愚鲁,肤色不健康,又粗胳膊粗腿。此时他本应在学校里,但他妈妈考虑到他虚弱的身体,把他接回来住一两个月。他的校长说他身体的状况是贪吃的结果,可他母亲的心不能接受这样刺耳的意见,宁肯相信是因为功课太紧和想家。

约翰并不喜欢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对我则是仇恨。他欺负我、惩罚我,不是一星期里两三次,也不是一天一两次,而是不间断地折磨我,以至于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怕他。仆人们不愿触犯他们的小少爷,里德太太更是装聋作瞎,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他打骂我,尽管有时是当着她的面。当然,更多的是背着她干。

我早已习惯了对约翰服从,便走到他跟前。有三分钟之久,他伸出舌头对我做鬼脸。我知道他马上要动手了,在害怕地等待着挨打的时候,我端详着他那令人作呕的丑相。他必定从我脸上看出了嫌恶的心思,因为突然之间他就二话不说地使劲打我。我几乎摔倒,好不容易站稳了,连忙后退了一两步。

“这是因为你竟敢质问我妈妈,”他说,“因为你像小偷一样躲在窗幔后面,因为两分钟前你眼睛里的那副鬼神气,你这耗子!”

对约翰的谩骂我早就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想到回嘴,只盘算着怎样来承受肯定会随之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幔后面干什么?”他问。

“看书。”

“把书拿给我看。”

我默默地走向窗台,把书拿给他。

“你没有权利拿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一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爸爸一个儿子也没有留给你。你该去要饭,不该同我们这些绅士子女一起住在这里,吃一样的食物,穿我妈妈花钱给你做的衣服!你乱翻我的书架,我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因为它们是我的,这整幢房子都是我的,或者说再过几年就都属于我了。去站在门边儿上!别对着镜子和窗户!”

我照着做了,起初还不明白他的用意。可是一看到他举起书来在手上掂着,作出瞄准的姿势,我就吓得惊叫一声,往旁边一闪。然而已经来不及了,那笨重的东西已摔出来击中了我。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伤口淌着血,痛得钻心。我的恐惧已经超越了它的顶点,转化成了另一种感情。

“残酷狠毒的小子!”我说,“你真像一个杀人凶手!——你真像一个残忍的奴隶主!——你真像一个古罗马的暴君!”

“什么?什么!”他大叫大嚷,“你敢对我说这样的话?伊利莎,乔治安娜,你们听见没有?我要去告诉妈妈!不过首先——”他笔直地朝我冲过来。

他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看起来真像一个杀人凶手!我感到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顺着脖子流下去,剧烈的痛楚压倒了我的恐惧,我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的手在做什么,但我听见他叫骂着“耗子!耗子!”并放声大哭。帮手就在他身边,他的姐妹们跑去喊来了他们的妈妈,后面跟着她的贴身女仆阿波特和贝西。我们被拉扯开



了。我听到这样的话：

“啊呀！多狠毒的小家伙，竟敢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这样坏脾气的孩子！”

于是里德太太发令：“把她拖到红房子去，关起来！”

我一路抗拒着——这是我过去从没有过的，这大大加深了贝西和阿波特对我的反感。

“抓住她的胳膊！她简直像一只疯猫。”

“真可耻！”太太的贴身女仆说，“多吓人的行为，简·爱小姐，你打了一位少爷，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奴仆？”

“不，你连奴仆都不如，因为你都不干活却要人养活。坐下，好好反省你的罪过！”

我已被拖进里德太太所说的房间，给推到一张椅子上。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她们的两双手立即把我又按了下去。

“要是你不乖乖地坐着，我们就把你绑起来。”贝西说，“阿波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我那条会给她一下子挣断的。”

“不要绑！”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当确实看到我安静了些，她们把抓我的手松开了，又都抱着胳膊站在那儿，用恶狠狠的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她以前可从没干过这样的事。”贝西终于转身对太太的贴身女仆说。

“可她心里总是想着要这么干！”那一个回答说，“她是一个极狡猾的小东西！太太也是这么说的！”

贝西没有接茬，却对着我说：“你要懂得，小姐，你该对里德太太感恩。是她在养活你。要是她把你赶走，你只好进贫民院了。”

我无话可说，这不是第一次听到。我已经受到过很多诸如此类的告诫和指责，这使我非常痛苦，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其实我对它们只是一知半解。阿波特接着说：

“别以为太太好心收留你，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和里德少爷一起抚养长大，就可以把自己看成能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而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的本分就是要低声下气，想方设法去讨他们的欢心。……喂，贝西，我们走。简·爱小姐，做祷告吧，要是你不为你做的坏事忏悔，就会有邪恶的东西从烟筒里下来，把你抓走！”

她们走出去，关上门，上了锁。

红房子是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摆着乌木家具，铺着深红地毯，还有一张很大的挂着绛红帐子的床和永远垂下来遮住窗户的大红窗帘。屋里很冷，因为很少生火；又很静，因为离育儿室和厨房都很远；气氛庄严肃穆又哀伤，因为很少有人进来，九年前，里德先生在这里故世。

因为挨打和摔跤受伤，我的脑袋还在痛，血还在流。约翰无缘无故地打了我，没有人责备他；而我，只是为了叫他以后不再干出这种暴行，却受到众人的许多责难！“不公平呵！不公平！”我的血液还很热，反抗的心绪还在气势汹汹地激励着我，我开始计划寻找出路，以逃脱这难以忍受的压迫。比如出走，若走不了就永远不吃不喝，让我自己死掉！



白昼开始离开红房间了,随着阴霾的下午而来的是阴郁的黄昏。我听见雨点不断地敲打着窗户,风在屋子后面的树丛里哭泣。渐渐地,我冻得像一块石头,往常的自卑和沮丧冰水一样浇灭了怒火,我的勇气消失了。人人都说我坏,也许是真的吧……

我想起了我的舅舅。我记不得他是什么样子了,是他把我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接到了他家里,在他临终前还一定要他的妻子里德太太答应他,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抚养成人。我深信如果里德先生活着的话,会对我很慈爱。

在逐渐加深的黑暗中,我开始想起有些死人由于临终遗愿没有得到实现而苦恼、会重访人间的传说。也许里德先生的鬼魂会在我面前出现?这使我感到异常恐怖。正在此时,我看见一丝光亮在墙上闪耀、跳动,那也许是谁提着灯走过窗外发出的光,但对我这因恐怖而极其脆弱的神经,那线光就像是鬼魂从阴间到来的信号!我的心怦怦乱跳,我的头发烫,耳朵里充满了一种翅膀扑打的声音。我没命地跑过去摇动门锁。外面过道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贝西和阿波特走进来。

“简小姐,你病了?”贝西问。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哭喊着。

“为什么?你受伤了?你是不是看见了什么?”贝西又问。

“哦,一个跳动的光!那一定是鬼!”我紧紧抓住贝西的手,她没有把手缩回去。

“她是故意这样尖声叫喊的,”阿波特厌恶地说,“要是她痛得厉害,也还情有可原,其实她只是想把我们喊来,我看透了她那套鬼把戏!”

“怎么回事?”另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里德太太从过道里走来了,“阿波特,贝西,我记得吩咐过你们的,是把简·爱一个人关在红房子里,直到我亲自过来。”

“简·爱小姐那样大声地叫喊,夫人。”贝西回答说。

“别理她!”这是惟一的答复。“放开贝西的手,孩子。你想用这样的花招出去是办不到的。我最恨阴谋诡计,特别是小孩子耍这一套!你得在这里再呆一个钟头,只有你完全安静服帖了,才能放你出来。”

“哦,舅妈,可怜可怜我!饶了我吧,我受不了啦!用别的法子惩罚我吧!我真要吓死啦!如果……”

“住嘴!这样胡吵乱叫,真讨厌了!”里德太太粗暴地把我推回红房间,重新上了锁。我听见她走开、离去,刹那间天旋地转,我昏倒在地上。

2 反抗的代价

那以后,我能记起的是,我仿佛从一个噩梦中醒来,面前似乎有可怕的灼热的红光,恍惚和恐惧使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后来我觉得有人轻轻地把我的上身扶起来,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小心地扶过我。我把头靠在一只枕头上,感到很舒服。

混乱的迷雾终于消散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红光是育儿室的炉火,现在是夜里,桌上点着一支蜡烛,一位先生坐在我床边,俯身向着我。

当我觉得房间里有一个不属于盖茨海德庄园的外人,顿时感到无法形容的宽慰,产生



出一种受到庇护的安全感。我认识他,开药铺的劳埃德先生。家里有仆人生病的时候,里德太太就把他请来。她本人和她孩子们生病了,才去接正式的医生。

“看看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同时把手伸给他。他握着我的手笑道:“你就会好的。”然后他对站在我床头的贝西交代:千万不要让别人来惊扰我。他走时说明天再来。

贝西温和地问了我几句话,就走进隔壁女仆住的房间,我听见她说:“莎拉,到育儿室来陪我睡。今天晚上我害怕单独跟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起,她可能会死去。她会那样昏过去,真叫人奇怪,说不定真看见了什么。太太也太狠心了。”

莎拉陪她一起回来,叽叽咕咕耳语片刻,便都入睡了。我却清醒地度过了这个不眠的长夜,忍受着一种只有孩子才能感受到的恐惧。

第二天中午,我起床了,裹着披巾坐在育儿室的火炉边。我感到身体虚弱,支持不住。但我最严重的疾病,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灵上的凄苦,它不断地叫我默默流泪,我刚把一滴咸苦的泪从面颊上拭去,就又有滴跟着落下。贝西在育儿室里忙着,不时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和气态度和我说话。厨房送来一块馅饼,放在一只色彩绚丽的盘子上。这盘子是我很久以来就非常喜爱的,但想摸一下都被认为不配。此刻这件珍贵的瓷器就放在我膝头,邀请我吃点心。徒然的恩宠啊,来得太迟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贝西又从藏书室把《格列佛游记》拿给我,我曾经那么快活地把它读了又读,可是此刻,那些给我带来乐趣的插图、那些大人国和小人国,都变得怪诞而乏味,令人恐怖。我把书合上,不敢再看了。

贝西把房间整理好,开始做针线,一边还唱着歌。她的嗓音很甜,唱的却是关于一个孤儿的悲歌。“唉,简·爱小姐,不要哭了。”贝西唱完后这样说道。她还不如去对火说:“别烧啦!”她怎么能知道我忍受的痛苦呢?

劳埃德先生又来了。

“哦,简小姐,你在哭。能告诉我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哪儿疼痛?”

“不是,先生。”

“噢,也许是因为不能跟太太坐马车出去玩,所以哭了。”贝西插嘴说。

我立即分辩说:“我一辈子也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哭!我最恨坐马车出门。我哭,是因为我不幸。”

劳埃德先生显得有点儿迷惑不解,他盯着我望了一会儿,说:“你昨天是怎么得病的?”

“她跌了一跤。”贝西又插进来说。

“跌跤!怎么,像婴儿一样吗?她这样的年龄难道还不会走路?”

“我是给人打倒在地上的!”我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使我大声叫出来,“可这也不是我生病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让你生病的呢?”劳埃德先生继续问。

“我被关在一间有鬼的房子里。”

劳埃德先生笑了:“鬼?到底还是孩子!你怕鬼?”

“我怕里德先生的鬼魂,他就是在那间屋里去世的。在晚上,贝西和别的任何人,只要能躲过去就都不敢进那间屋子。把我一个人关在里面,连支蜡烛都不给,真是残忍!”

“是不是就为这一点,你感到不幸?”



“不,还有别的原因。”

“别的原因?能讲点给我听吗?”

我多想原原本本地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啊!孩子们能感受,却没法把它表达清楚。

“头一点,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可你有个好心的舅母和表兄弟姐妹。”

“可约翰把我打倒在地,舅妈把我关进那个红房子!”

劳埃德先生想了想,问:“你不觉得盖茨海德庄园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吗?你能住在这儿不是非常幸运吗?”

“这儿不是我的家。阿波特说,我在这儿的地位连奴仆都不如。”

“可你总不见得会那么傻,想离开这么好的地方吧?”

“要是地方可去,我才高兴离开这儿呢!”

“你父亲那方面有没有其他亲戚?”

“我不知道。里德舅妈说我可能有几个出身贫贱的父亲亲戚,可她对他们的情形也一点儿不知道。”

“哦……你愿意上学念书吗?”

我思索起来。我不大知道学校是什么样子。约翰恨他的学校,可他的意见并不是我的。重要的是,上学意味着完全改变环境,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真想去上学。”我终于说。

“好的,好的,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劳埃德先生说着,站起了身。

那天夜里,贝西和阿波特坐在育儿室做针线活,她们以为我睡着了。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得知劳埃德先生已经劝说里德太太送我进学校。也就是从她俩的悄悄话里,我第一次得知,我的父亲是个穷牧师,我母亲违反了她的至亲好友的意愿同他结婚,我的外祖父为此非常生气,以致去世时不给她留下任何遗产。结婚一年后,我父亲在访问穷人时传染上了斑疹伤寒,他的病又传染了我母亲。不久,他们双双故去了。

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钟左右,我正从育儿室的窗口朝外望着,见一辆四轮马车驶进盖茨海德庄园大门。这时贝西跑上楼来:

“简小姐,你在那儿干什么?你今天早上洗了脸和手了吗?”

她急急忙忙地给我洗脸洗手梳头,要我马上下楼,说他们在早餐室等我。

我慢吞吞地走下楼。已经有三个月了,没有让我见里德太太。站在早餐室门口,我吓得直哆嗦。不公正的惩罚所产生的恐惧,使我变成了一个多么可怜的胆小鬼!

“会是谁在等我?”我疑惑不解,“房间里除了里德舅妈,我还会看到谁?”我转动把手,打开门,走进,抬头一望,只见——一根黑柱子!至少,猛一看,那个笔直地站在地毯上的穿黑衣服的细长男人,确实像根黑柱子;顶上那张冷酷的脸,仿佛是雕出来的面具,放在柱子上当柱头。

里德太太坐在火炉边她常坐的座位上,做了个手势要我走过去,一面对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请你帮助的那个小姑娘。”

他慢慢转过头来,对我仔细地打量着,用一种低音严肃地说:“很矮小。多大了?”